

河北人民出版社



女人的自爱与尊严

——女作家的婚恋观

2.64

D442-64
b
6

女人的自爱与尊严

——女作家的婚恋观

本社编

042478

女人的自爱与尊严

——女作家的婚恋观

本社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1/32 4.5印张 70,000字 印数：39,721—89,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7086·1449 定价：0.95元

ISBN 7-202-00060-1/G·13

目 录

女人的自爱与尊严……………陆星儿(1)

我不会让你停, 我的罗曼司……………温小钰(10)

在爱情与婚姻的落差中寻找平衡…航 鹰(28)

家庭乐章的主旋律是和谐……………航 鹰(40)

站在门外的人……………张辛欣(53)

迎接它吧, 拿出勇气与耐心……………戴 晴(61)

万用钥匙……………张抗抗(67)

给朋友的一封信……………陈愉庆(73)

关于家务……………王安忆(84)

爱情的命脉……………贺小彤(89)

关于爱情……………柯 岩(99)

捕捉影子是不行的……………刘 真(104)

创造与追求……………李惠薪(111)

中国女姓的事业和爱情……………陈祖芬(123)

女编辑的自白

——代后记……………翟建文(127)

——女人的自爱与尊严——

——陆 星 儿——

刚写完纪实小说《女律师》，并计划着手写一组关于女人的小说，总题为《天生是个女人》。

我喜欢写女人，只要动笔，总是不由得写着女人。塑造她们，我有一种自信。这大概是随着生活、对社会的深入、生活的经历、阅历，使我体味、体谅了做女人的全部。有人说，女人不论高贵、低贱，说到底，都是女人。这不无道理，喜忧之情人皆有之，甚至为什么而爱悦，为什么而痛苦，大体也相同。所以，我敢说，女人是真正伟大的，也是深为可悲的。尤其在中国，在这块古老的、传统悠久的且又更新着气象的土地上，女人是值得书写的，她们的命运，她们的内心，她们的美与丑，真切地谱写着这块土地的古老与更新，谱写着一幕幕喜剧与悲剧。

世界就是这样的两部分，男人、女人，而作

家张贤亮又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赞同。那么，女人的比重，便占据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二。由此可想，女人的觉悟、进步、独立、自强，女人素质的提高，乃是社会向文明发展而且日益强盛的希望。这也是我想写的那组纪实小说的使命感。

《女律师》是我那组小说的第一篇。在正式采访那位女律师之前，我曾有一次宴会上见过她一面。她是一个省的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气质不凡，落落大方，穿着体面、文雅。有人向我介绍说，她独身，十六年前和一个有相当地位的军官离婚了。一直住在一幢办公楼底层用门厅间出的几平米的小屋里。事隔半年，我与她作伴相处几日，对她的经历知道得更多一些，便生出了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感慨。她父亲是个国民党军官，后起义留在江西，她十一岁从家逃出报名参军，不久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一九五六年才回国。回国之前，组织上动员她，要她嫁给一个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对人民有贡献的团长。这就是她的“爱情”与婚姻。那时，她才十八岁。正是最美好的时候，而且，在她心里也喜欢着一个年轻军人，他们在一个文工团，他是编剧，在前线、后方，他们朝夕相处，有着兄妹般的感情。回国两年后，他千方百计找到她，带着两本

为她写的诗歌。但她已结婚并有了孩子。她失声痛哭。他说，愿意永远等待。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她所谓这个历史反革命子女，跌到了最底层，而他从哈军工毕业，分配去国防科委工作。她决定断然结束那段感情，和一直分居的丈夫过下去。一九七〇年，实在过不下去，她要求离婚，对方的条件是苛刻的。放弃两个孩子。这对于做母亲的，是不可忍受的。但她忍了，一个人住进办公室，还忍受了种种不堪入耳的诽谤、非议。离婚后，她去北京找他，他却摸出一张自己爱人的照片给她看。她什么也不说了。当天就离开北京。以后的十几年，她一个人寂寞地生活，让工作的紧张、忙碌、劳累吞没对爱、温暖以及种种欲念的渴望……

写这个故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看到一颗美好的心灵，也看到了一幕凄惨的生活，还看到了一份颇有业绩的、高尚的工作。它们交织在一个女人身上，构成了一种可歌可泣的命运。我总在想，如果她能忍住没有爱的生活，现实一点，更看重丈夫的地位，看重生活优越的家，并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咬咬牙忍住，那就不至于十几年住门厅，不至于背着“不正经”的黑锅入不了党，也不至于孤单一生。如果，她对爱的追求，完全是无所顾忌，不惜一切的，那么，离婚后去

北京找到他，只要吐露真情，他会给她幸福，因为初恋时深厚、纯真、难以忘怀的感情会压倒一切。生活就这样矛盾着，人的自身就这样对立着，幸福便象一朵可望不可即的云彩，常常飘在空中，难得变成雨，变成甘露降落下来。

我不陌生这种“矛盾”与“对立”。生活是很少圆满的，连地球也只是个椭圆。活在缺憾中，是种痛苦。而对缺憾的承受，女人要比男人担负得更多些，所谓不同的人生、命运，就是所遇缺憾的不同，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就是人们对缺憾的不同态度，或软或硬，或进或退。缺憾，便是现实。面对生活的缺憾，无论大小多少，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不能丢掉自爱与尊严，尤其是女人。否则，会落到十分低下、卑琐、可怜的地步。在给那位女律师的复信中，虽然我时时感到内心的压抑，但内心也时时会生出几分敬意，感到胸中回荡起一种女人的正气。她终究没被缺憾的痛苦折断扭曲，她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己。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毕竟要寥寂一生。

但这样的寥寂总比可怜巴巴地委屈自己或以伤害别人保全自己，要高尚美好一些。

由于生活的不圆满、有缺憾，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残余势力还很顽强，女人往往处在被动地位，因此，我认为，更应该提倡女人的自

爱与尊严。自爱与尊严，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爱自己，尊重自己的人，必然懂得爱别人、尊重别人。我写的那位女律师，她一生渴望爱与幸福，但她又不愿意享受以伤害别人而得来的幸福。所以，她一生寂苦着。有人会说，这种想法、做法太旧，太传统，太过时了。在现时，有些新潮的理论，似乎以插足来追求、满足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人性的，是最道德的。当然，不能把所有的“插足”、“第三者”都说成是错误的，不应该的，要具体分析，要具体对待。人的感情生活太复杂、太细微，再高深、再严格、再准确的理论，都无法对人的感情一概而论。但是，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有理智、有美德、讲文明。所谓人性，不仅是对自己种种欲望的满足，还包括对别人的理解，对别人的体谅，设身处地为别人的考虑，这才是最高、最美、最善的人性的体现。在我看来合理的第三者“插足”，也必定是包括他（她）对所爱的对方，及其对方家庭的客观、深切的体察。人，生活在社会中，对自己是不可能没有约束与限制，对待感情、情欲也同样如此。在现代社会中，符合人道主义的最好境界，是为自己、又不完全为自己。

而且谈论爱情、婚姻，我以为，不能离开我

们国家和我们社会的客观实际。我不否认，由于物质文化的贫困，由于人的素质、修养的欠缺，真正有爱情的家庭和真正懂得爱并能持久地保持爱的夫妻并不多。但是，这不能成为解体家庭和插足别人家庭的理由。实际上，爱情与家庭生活往往不能相提并论，多数家庭，是一种平静的、互相依靠着、习惯着的感情，这也很美好，这也是人的一种需要。光讲爱是要淹死人的。何况，要解体一个不足以解体的家庭，对于这个家庭中的弱者（往往是女性，她们是家庭建立后不活跃的因素），的确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在中国，多数人贫寒，结一次婚，组织一次家庭，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第三者的插足，往往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使他或她，处于困难的境地。要想，爱情是一个最美好的字眼，它的建立也实在不应该玷污了那种美好。

不过，无论如何，社会的变动，总要引起家庭的变动，引起人感情的变动。变是绝对的、不可阻挡的。这也是现实，面对现实，人，尤其女人，应更懂得自爱、自尊、自强。

、曾听说，有个“秦香莲上访团”，是一群被丈夫遗弃的女人结伴去妇联控告“陈世美”，目的是规劝他们回心转意。听说这事，我很心酸，几百年过去了，一些女人的处境、心理、似乎照旧

着、重复着。到县城、省城、京城上访的，撕破一切，只想借助舆论与社会的力量，留住丈夫，但还有多少没去找包公评理；而默默忍让着、期待着、天天担心受怕着的“秦香莲”？！其实，无论挺胸上访，无论担心受怕，都是可悲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不可能挽回爱情、挽回幸福、挽回家庭。当然，“秦香莲”的苦楚可以理解，她们拖儿带女，既无地位，又无能力，更没有了年轻与美貌，即便改嫁也是很不值钱的。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拖住变心的丈夫，死死地拖住，只要不离婚，只要形式上还有个家，只要感觉上还存在依靠。结果呢？据说，上访团里的女人，没有一个成功的，后来都离了婚，因为社会终究前进了几百年。而这些女人的悲剧，就在于社会没有给她们文化、觉悟来认识已经前进了几百年的当今社会，和认识只可能落得悲切的自己。这要怪她们的愚昧，更要怪社会没有提供条件使她们变得聪明。女人一旦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有强有力的自我意识，虽然不等于会有爱情，但起码，她们可以平等地和男人站在同一个高度来决定自己，保持尊严，不用拽着男人衣角乞求着生活；她们可以自爱，从自己创造的生活中提高自己的价值。而这种尊严、自爱，就会帮助她们多多少少弥补一下生活的缺憾。我觉得，这对于女人，是

唯一可取的，不管生活是否美满，具备着自尊、自爱，就会使人变得主动、乐观。

“秦香莲”的悲剧不应该再重演了！

希望女人自强，这也是我在写过的几篇小说中反复倾注的一种理想。我写《呵，青鸟》，我写《世界的一半》，我写《被打湿了翅膀的小鸽子》，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层次的女人的命运，来说明同一个道理。这道理，也是从我自己生活中体会到的。“我们这一代人起落很大，当了红卫兵，当了知青，当了大学生，当了上层建筑的‘第三梯队’，当了曾做梦也不敢想象的留学生，当了硕士、博士的。沉沉浮浮，大悲大喜，动荡中一切在重新分化，自己的变化、感情的变化，这使不少年轻的_人家庭出现危机。这似乎是正常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危机也是过去的社会生活经验，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对待、怎么应付的。不少女朋友很痛苦，她们来找我聊，她们想不通，曾同甘共苦，有过‘共同语言’的丈夫，为什么开始不满了，为什么也会见异思迁？女人容易满足、停滞，特别有了家，有了孩子，有了还称心的工作。男人就不同了。一些从前不曾出现，也想象不到的差异，生理的、心理的等等，会给生活增添新的缺憾。这种缺憾，虽然不会制造出‘秦香莲’与‘陈世美’，但制造的‘危机’，却使不少

人，尤其女人，在失去生活平衡时，也失去了理智，不能从容度过。我常常以我痛苦换来的‘经验’，告诉那些女朋友，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充实自己、完美自己，打开闭锁的天地，朝前跨出去，你会感到，让你幸福或苦恼的，不仅仅是你的家，只有使心灵强大了、饱满了，‘危机’在你脚底下，自然而然就会缩小、融化。”

但愿我的那组纪实小说，能有这样的效果。





我不会让你停， 我的罗曼司

温小钰

这是我迄今为止还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出来的一句话。宣称自己还在爱着，而且还有能力爱下去，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也许不太容易。但是，我庆幸自己还不至于为这句话而开颜。

恰恰就在昨天，我还同汪浙成谈论：怎么了？在我们最近发表的作品里，爱情描写稀少了，甚至不见了。笔下尽是些老头老太太的感受，中年人的牢骚，还有小孩子的烦恼，而构成我们生活主体的年轻人——那些正当妙龄，奋发有为，同时深深被异性吸引，怀着人类最美好的感情，要求着、期待着、激动着、战栗着、迷醉着和痛苦着，视爱情为生命的青年男女，忽然从笔下消失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老起来了？不行，在感情上老化是绝对不行！我们还要写爱情，写应当好些的，美妙无比的爱情！

一个作家笔下的爱情描写常常要融入他自己的因素。不见得是亲身经历过的，但必须是他希望得到过的。目前有的青年作家的爱情描写，似乎过份强调了生理本能的要求，写出的是一种情欲。也许更真实、更普及、更刺激，不过毕竟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感情层次的运动。可能，这是他们对爱情的理解。

而我们自己，还能写出震撼人心的爱情吗？我们相视，开心的笑了。

我说：“当充满柔情的表白已经被‘你今天大便过吗’这样的例行问话所代替的时候，一个人大概写不出少男少女的爱情了。”

“那么就写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恋爱。”汪浙成说：“写貌似乏味可笑，迟钝烦琐，实际上是深沉而稳定的爱情。”

“不，不服气。还是要写年轻的、新鲜的、华采的、强烈的爱情！”

下一部作品有了新的构想，我们都高兴了。

可是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回到家里就收到了本书编辑同志的来信：“请你，温小钰同志，谈谈你自己的恋爱和婚姻。”这一下可让我为难了。

就象那个好龙的叶公一样，可以写别人怎样谈恋爱，可以同汪浙成一起，夸夸其谈地商量在

描写爱情风云上如何同青年作家较量一番。但真的轮到我自己，轮到和盘托出本人时，这就成了另一回事，一向健谈的我，竟困窘得不知所云起来。是的，当代青年对爱情谈论太多，夸饰太过，要求也太切了，以致我很怕由于自己感情经历过份平淡、缺乏光彩，从而暴露了心灵的贫弱；生怕我由于要求太低，太容易满足，而暴露了自己人生追求的平庸，使寻求着感情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八十年代女青年咂舌；同时我也生怕由于自己的故事既缺乏喜剧性的趣味又缺乏悲剧性的崇高，而使渴望了解作家们感情生活的人们大失所望。

失望就失望吧，世界上反正穷人比富人多。我既不愿象脑满肠肥的大亨从饥饿的人们面前走过那样，在失意的人们中炫耀自己的爱情；也不害怕由于感情的平凡和缺少令人兴奋的变化而被这方面经历丰富的伙伴讥我为“单质”。事实是，无论女皇帝、女总理、女学者、女大亨、女演员还是女警察、女作家，我们首先都是生为女身的凡人。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自己的命运——结婚。而恋爱婚姻状况对女人一生的决定性影响，很遗憾，迄今为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远甚男人。对于一个“家庭型”的妇女，婚姻的机遇固然性命攸关；对于一个“事业型”妇女，这

问题处理的好坏也影响毕生成败。因此无论奇特的也好，平淡的也好，每一个人的歌都是有意义的；每个人的歌都要汇入人类为追求幸福同永远无法让人满意的现实对抗的大合唱中去，都值得人仔细地研究和品味。我这首平淡的罗曼司，它唯一的优点就在于它至今还在演奏，而且两个演奏员都还无意让它停止。“那么，象你这样一个接触生活面较宽，接触人物较多的妇女，怎么会一辈子只甘心和一个男子，而且是一个并不那么聪明、伟大和漂亮的男性生活在一起呢？你们至今还在互相发现、互相期待、互相恋慕，这可能吗？”我多次碰到过人们有言、无言地提出这个问题。我回答：这是可能的。这不是因为我的“现代化程度”不够，所谓不够“解放”。事实上我在爱情观和婚恋问题上的开明态度，一向让我的女朋友们吃惊；同时这也不仅是因为在生活和恋爱问题上，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人更多地强调“予多于取”和“多为对方着想”，并身体力行着这些大道理。在这里，我有着自己的一点小小奥秘。

能够长久保持感情的原因首先在于，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性，而对于对方与自己的不同之处，我们都又感到欢喜，予以尊重。

一般人讲情投意合，性格相契，似乎都是以